

今夏,有四只小妖怪从《浪浪山》走进了无数观众的心。他们没有名字,却用“失败”谱写了一首动人的歌。他们那明知希望渺茫依然奋力前行的样子非常感人,他们最终没取到经,但我从他们身上取到了三本经:应变力、意义感和得失心。

影片开头,两只小妖被赶离“大王洞”,他们很卖力地刷锅,结果适得其反,因为把锅上的字刷没了,惹山大王生气,差点连小命都不保。

这多像突然遭遇工作变动的我们,没有一点防备,就被通知离职或换岗。明明拼尽了全力,危机降临才明白努力用错了地方。

影片用“大王洞”隐喻有编制的单位,小猪妖考了三年没考上,蛤蟆精托了关系才能进去打杂。两小妖的遭遇仿佛在劝人们放下对编制的执念。今天在编,不代表明天还在,单位在不在都难说。行业有兴衰,哪有稳定的一成不变。

在充满了高不确定性的当下,不变的是“变化”。小妖们的动人故事始于失去,我们又何尝不是从一次次猝不及防的“刷锅”失败中学会反思,成熟成长。

失去工作的小猪妖怨天尤人,不甘命运的小猪妖却想到自主创业,再找两个同伴组成四人小组,冒充唐僧团队去取经。这条路更自由,却也更艰难。

首先是组队难,找同伴费工夫;然后是模仿难,为了演好角色,小猪妖扛下钉耙;蛤蟆精披上袈裟;口吃的猩猩怪要把台词说流利;话痨黄鼠狼精偏偏得沉默。这多像职场中的我们,拿到了剧本就得演好角色,隐藏一部分自我,去适配“该有的样子”。

虽然出发的动机不纯,路径也不甚合理合法,但四小妖在取经路上却找到真义:不为吃唐僧肉,也不为长生不老,而是为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我想活成我喜欢的样子。”这是小妖们在取经路上渐渐明晰的。他们也只追求一个编制或是被认可,直到面对孩童们的生死,他们才找到了意义。人的追求会变,意义就在面对挫折、诱惑时水落石出,为意义而活,活得才无悔。影片末尾,四小妖都选择用一生只能用一次的大招,接力合体打败敌人,救出了孩童,但付出的代价惨痛:失去了做妖怪,被打回原形,甚至来不及互道姓名。

主创团队解释过,不给四小妖取名是为了致敬无名之辈。能青史留名的毕竟是少数,更多人籍籍无名,但他们良善的故事同样值得书写。

在我看来,这部影片也致敬了“失败者”,成与败不是结局。四小妖没能成佛,甚至连妖怪都没得做,却得到了村民的供奉,精神永生。失与得,是结局。

这多像千千万万个普通人,没做成什么大事,成不了佛,更做不成妖,可如果不计得失地去做事、去助人本身就是一首歌。

普通人贵在心气。当小猪妖发出灵魂拷问“为何他们取得经,我们取不得?”时,那种不自我设限的勇气和向既定规则宣战的傲气,熠熠发光。

所谓的成与败,又岂在是否抵达西天,是否取到真经?当你照照镜子,很喜欢镜子里的那个人,就不枉世上走一回。

跳一,是我养的一只猫咪的名字。十年前我收养了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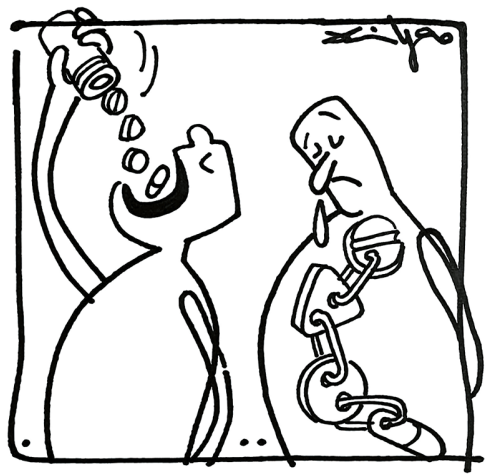
从姚老师的微信朋友圈看到跳一的故事,我就把它接过来了。据姚老师描述,它最开始和父母、兄妹生活在一家长期空关的别墅院子里,幸福美满。姚老师是位作家,她在文章里这样描写跳一:上身黑色,下身白色。简练的搭配:黑披风、白口罩、白围兜、白靴子,时尚而又俏皮。跳一女性味十足,天真,单纯,还爱撒娇。

可一夜之间,跳一八个月大的兄妹被人毒死,父亲被打死,母亲逃到姚老师院子里。跳一变得惊慌失措,好好的一家人,突然只剩下它一个。跳一整天在灌木丛中缩成一个团,或弓着背钻进下水道。只是它的叫声还那么又细又软,像只奶猫。

那时我已养了两只猫,看到姚老师文章,还是决意接回它,想给它一点安稳。

新进来的猫,总会引起原住民猫的不安,这中间有个复杂的过程,接触、试探、打斗,最后重新确立秩序。有的猫一进来就大摇大摆,走路不拐弯,遇到原住民猫不示好不礼让,原住民猫也就不敢欺负。跳一刚进来就缩成一团,越是畏缩,越易被打。家里原来最弱的猫,也时不时对它吼几嗓子。

我以为只要付出足够的耐心就能抚平跳一的创伤。十年



智慧快餐

郑辛遥

警惕! 恶性循环的药物链。

上街沿咏叹调

戴民

上街沿是指街道两旁高于马路地面一层的人行道,也称路肩道,北方话称马路牙子。上街沿语出西晋曹植《思友人》诗“延首出阶檐”,吕向注“阶”为庭阶,檐为屋檐,明清文献如《西厢记》中单指台阶,方言中阶沿逐渐演变为“街沿”。上街沿叫法,多半是上海人用半生不熟的普通话说给不懂上海话的人听的。

来上海,逛宽阔马路,目接车水马龙,走上街沿,耳闻人声鼎沸,足以感悟都市之繁华。上海人碰到开心事就要荡马路,上海人荡马路,其实是荡在上街沿。

上海文明史中,上街沿如若算不得一个唱主角的范儿,至少不能是个跑龙套的角儿。没荡过上街沿,岂能领略上海的人间烟火?

沪上马路上街沿俨然是有等级的,上海人崇尚南京路、淮海路。抵不上南京路、淮海路繁华的马路,

也不在少数,此类马路上街沿游人如织,熙熙攘攘,如从前的四川北路沿街。当年,恋爱至谈婚论嫁时,筹措嫁妆,女友总拽着我,上午从淮海路逛到南京路,大牌商家一家不落,打样心仪的衣物,问好价钱,只看不买;下午,直奔四川北路兜商家,看到同款的就买,因为价钱比之前的商家便宜。

上海寻常马路上街沿两旁大凡是住宅,那儿的人家自嘲“下只角”,这里的上街沿,承载着上海人的日常起居,生生不息。我小时候就依傍在这儿长大。

清晨,各家沿街生炉,烟雾袅绕,燃起一天的希望。太阳升起,浣女沿街置盆,搓衣刷洗。上街沿须臾搭起成排竹架晒被晾衣,沿街似旌旗招展。曾记得家家户户都在上街沿贴近自家屋檐一角搭建鸡窝鸭棚,散养三五家禽供养生计。

夏夜,人们如蜘蛛倾巢而出,纷纷占据屋前上街沿,搬椅搭桌,解暑纳凉,上街沿顿时水泄不通,行人只能荡马路而过;秋天,大半人家在上街沿腌菜,男人杵于酱缸,跺脚劲踩,连带吆喝,眸子却觑着自家女人在一旁结绒线;冬日,屋檐下老人晒太阳,小屁孩嬉闹着滚铁圈。一到周日,上街沿煞为闹猛,小贩工匠云集,赵家修锁、钱家弹棉花、孙家补缝子、李家箍木桶,鳞次栉比,夹杂着爆炒米花声,宛如一部都市交响乐。

彼时的上街沿还是孩子们的天堂。放学后,在上街沿划一块地方,男孩打弹子,甩刮片、斗鸡,女孩跳橡皮筋,我青眯打菱角,父亲取一块方木,在车间机床上车圆,一头削尖,安上纺纱锭子,另一头车成橄榄帽形状。菱角属稀罕玩物,小伙伴大都只是玩一种叫“贱骨头”的玩具,得物须循一段碗般粗树干,车圆,一头削尖,顶端安一粒铁蛋子,扎绳鞭一根,反复抽打,乐在“贱骨头”打转不止,如不倒翁。啪,啪,啪,我等仿佛“贱骨头”一样,在大大“抽打”之中旋转不停,渐渐成长。我也有安静的时候,大人给的早餐钱,情愿饿肚子留着,去上街沿摆着的小书摊,两分钱能翻看半天,《三国演义》《水浒传》《铁道游击队》,铁血豪情抑或在彼时滋养。

时代变迁,那般上街沿情景已不复再现,大人们安享当代生计样式,孩子们的上街沿天堂早已浓缩到方寸电脑平板和巴掌大手机游戏平台上,当年上街沿

进入夏季后,便不再做饭了。烈日炎炎,再过一段时间,连外出吃饭或外卖的思虑都省却。好在工作室的街道对面有家国有企业的食堂,十分懈怠时,晚饭可一并在他家食堂解决。

在食堂用晚餐的人不多,城市里朝九晚五的上班族,以晚餐开始的夜晚,是和家人难得的灯火可亲时间。这样一说,倒显得一个人的晚餐难免凄清。再一环顾,晚餐时的食堂空空荡荡,大部分是要值夜的保安。打饭阿姨大概难得见到来用晚餐的独自的女孩子,次次把菜和饭都打得堆尖儿,疑有“努力加餐饭”的温柔与宽慰。

其实一个人的晚餐也好享受。立秋后,浙江海域开渔,蟹肥膏厚。周末清闲的夜晚,和他地的年长的朋友大朵在各自的城市买了蟹,入锅清蒸,简便省力。待到慢慢坐在桌前用筷子剔肉时,夜幕已垂到窗前。大朵在温州临江,她说,倒了两杯酒,吃完了蟹,酒却忘了喝。

小区的水景打开,哗然的水声响在窗外的暗淡夜色中,令人思念家中对面山崖上雨季的瀑布。白瀑如练,响彻天地。

有一户人家的后院,正对着这瀑布。不知道什么时候起,他们在后院搭了简易的棚子,搬出了八仙桌、长条椅,对着这瀑布吃饭。春水多时,瀑布的山崖间云雾腾挪。前院倒荒废了,女主人偶然间自学了理发,信得过的邻人,便坐在一张老式靠背椅上,对着院子的马路,任女主人用推刀慢慢将花白的头发推散在地。这样的好处,是可以看看马路上来往的行人,随时同相识的人打招呼,对方不慌不忙时,甚至停下来聊了会儿天。

那时,我和父亲、母亲常在晚饭后去串门,我一度觉得这是远近最好的饭厅。有时去得早,男女主人正在默默吃饭。有时去得晚,男主人坐在后院昏黄的灯光

下,纷纷占据屋前上街沿,搬椅搭桌,解暑纳凉,上街沿顿时水泄不通,行人只能荡马路而过;秋天,大半人家在上街沿腌菜,男人杵于酱缸,跺脚劲踩,连带吆喝,眸子却觑着自家女人在一旁结绒线;冬日,屋檐下老人晒太阳,小屁孩嬉闹着滚铁圈。一到周日,上街沿煞为闹猛,小贩工匠云集,赵家修锁、钱家弹棉花、孙家补缝子、李家箍木桶,鳞次栉比,夹杂着爆炒米花声,宛如一部都市交响乐。

彼时的上街沿还是孩子们的天堂。放学后,在上街沿划一块地方,男孩打弹子,甩刮片、斗鸡,女孩跳橡皮筋,我青眯打菱角,父亲取一块方木,在车间机床上车圆,一头削尖,安上纺纱锭子,另一头车成橄榄帽形状。菱角属稀罕玩物,小伙伴大都只是玩一种叫“贱骨头”的玩具,得物须循一段碗般粗树干,车圆,一头削尖,顶端安一粒铁蛋子,扎绳鞭一根,反复抽打,乐在“贱骨头”打转不止,如不倒翁。啪,啪,啪,我等仿佛“贱骨头”一样,在大大“抽打”之中旋转不停,渐渐成长。我也有安静的时候,大人给的早餐钱,情愿饿肚子留着,去上街沿摆着的小书摊,两分钱能翻看半天,《三国演义》《水浒传》《铁道游击队》,铁血豪情抑或在彼时滋养。

时代变迁,那般上街沿情景已不复再现,大人们安享当代生计样式,孩子们的上街沿天堂早已浓缩到方寸电脑平板和巴掌大手机游戏平台上,当年上街沿

下,鼓捣捡来的破旧电器,录音机、电饭煲、电风扇……枯水期时,瀑布声变得纤弱遥远,只有夜色里的黑影幢幢,显得幽深莫测。莫测的当然还有命运,男主人后来因病逝世,女主人独自对着这瀑布吃了不少顿孤单的晚饭。

在山中,独自吃饭的人不算多,大多是这种寡居的人。饶是如此,一日三餐的炊烟,也仍在各家深色鱼鳞的瓦背上袅袅升起。母亲说,无论如何,三餐要准点,饭总是要吃的。山民有种近乎愚钝的坚韧,只要好好吃饭,吃饱了一样活下去。她和许多人一样,曾给那寡居的女人送去粽子、艾粿、甜糕。这户人家对面的单身汉倒惯于独自吃饭。这个六十岁的单身汉,缺一小臂,是年轻时冒险贪玩的结果,用一种小型炸药炸鱼。他的屋子,沿路一个小小的水泥盒子,最早是升小卖部,曾是我六七岁时最向往的去处。一旁的

小学被取缔后,他就关了小卖部,飘荡到城市谋生去了。一晃三十年过去,近年回到小屋,说是回来养老。他把小屋用高柜和布帘隔成两半,一半用作起居,一半用作厨房。我时常想问他是如何用一只小臂切肉的。他的饭好像永远比我们早,常常我们菜才上桌,他已闲庭信步来串门,报着自给自足的菜名。噢,还有酒。他说,小酒咪咪,一派爽快。独自吃饭不冷清吗?他大惊,吃了几十年,自在得很。

是什么时候慢慢习惯了独自吃饭?幼时家族成员集聚,热闹非凡,逢年过节时,母亲要做出好几大桌的饭食。那些温暖的时刻,好像总藏在人声鼎沸里。一个人在杭州却不一样,多期望一个人独处,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吃饭,一个人走去江边吹风,好像都是忙碌都市中不可多得的寂静时刻。也许它们令我想起山中的寂静,寂静的山崖、寂静的河床、寂静的树梢。

输出公共交通出行之条件,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一个社会公共空间,这个空间能否成为都市人现代文明的一座学校,不全然在于理念和意识,而在于每个人的自我培训,文明习惯需要训练,并且在上街沿这座特殊学校训练。

很早之前,海边村人碰头了,开口的第一句便是:到海里去哇?被问的人,也从转弯抹角,回答总是“去”,接着就是几时去,捉什么鱼、什么虾、什么蟹,带什么网、什么钩、什么篓……就像一场美丽的奔赴。大家明白:海永远会接纳并时刻准备着。海里夏天有夏天的鱼,冬天有冬天的虾、蟹也准备着。海里从来不缺海货,缺的是去海里的人,以及人的胆气与计谋。

父亲从没错过去海里的机会,冷得出门缩头缩颈、脚趾都失去了知觉父亲还会去海里。海里的苍鹭,飞得快,个子大,像飞机。父亲说苍鹭只能看不能捉。他指着头顶飞过的鸟儿,说着它们的名字。他说到海里来,一半是看海,一半是看鸟。我们回来了,父亲脸上是喜乐的神情,他觉得带着年幼的儿子看海,捉到海货的意思小,但看到大海的意义很大。

我确实从父亲那里学到了点本事:抓鱼要跑在鱼的前面,将手罩在鱼眼上,鱼就不吵不闹了;抓鳗鱼,不能张开整只手,而用食指中指相互对夹;捉青蟹,手指要全部张开,要从后面扣住青蟹的背脊;捉螃蟹,要在雷雨过后的上半夜,且天气得有点闷热;钩蛸子,钩子要一米长,钩子的尖尖,要浅要锐,否则会钩碎蛸子肉的;捉土贴(黄泥螺)要去黄泥多的地方,那里的土贴肚皮里泥土少。都是小技术,但不看不练,永远不会熟悉,自然捉不到好吃的东西。去海里后,我终于明白:无人指点的摸索,要么自己吃力,要么收获不大。

父亲撒网捉蛸鱼,他撒网时,专注地盯住水面,他让我看见并明白,如何判断水里有鱼,就看水面的动静,水线凸起,水线很粗,水线有射箭的速度,水下面就是蛸鱼。鱼有多少,鱼的大小,都能从水线里看出来。我当时还没力气撒网,但我知道了要领,一件事情要做得让自己满意,必须找到做事规律一二三,这样会事半功倍。

其实在路上,父亲就说了很多捉鱼的要求,它们前后的顺序不能颠倒,颠倒了,会浪费很多时间,也需要更多的精力去支撑,至少会增加去海里的次数。父亲的表述带着泥土的气味、海水的咸味,他喜欢做事,不喜欢说理。

我有时独自去看海,这也是无奈,父亲走了多年了。看滩涂,我隐约感知,望不到边际的瓦楞般泥土,就像电影银幕,父亲在海里东跑西颠的影子,因为月光的斜射,在银幕上一晃而过,却一直镌刻在我心底,今生抹不去。

